



回憶安德列葉夫

著 高 爾 基
譯 汝 龍

平明出版社刊



¥ 4,500

新 譯 文 叢 刊

同 憶 安 德 列 葉 夫

蘇 聯 · 高 爾 基 著 汝 龍 譯



平 明 出 版 社 刊 行

• 1 9 5 3 •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三三號

新 譯 文 叢 刊

同憶安 德列葉夫

著 者 蘇聯·高爾基

譯 者 汝 龍

出 版 者 平 明 出 版 社

延安中路一一五七弄五號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定價人民幣四千五百元

版 權 所 有 · 不 准 翻 印

1949年12月初版 4501—9000冊
1953年6月三版

(文學藝術) (定價頁152)

本篇譯自倫敦 William Heinemann 公司出版的回憶安德列葉夫精裝英譯本，一九二二年出版，計一八頁。英譯本只印一版，限印七百五十冊，中譯文所根據的那一冊，篇首標明是第五百四十二冊。英譯者是 Katherine Mansfield 和 S. S. Kotellansky，是經高爾基本人授權由原文譯成英文的。——中譯者。

回憶安德烈葉夫

一八九八年秋天，我在莫斯科出版的郵報上看到一篇小說，名叫貝爾加莫特和嘉拉斯卡——一篇普通常見的那類復活節故事。故事是寫來打動過復活節的讀者的心的，叫讀者再溫習一遍：人類遇到某種時候，在某種特別情形下，仍舊能够生出寬宏大量的感情來，有時冤家會變成朋友——哪怕只變短短的一忽兒，哪怕只變一天，也總算是變了一變。

自從果戈理寫過外套以後，俄羅斯的作家大概寫過好幾百篇，甚至好幾千篇那類纏綿動人的故事；那些小說像蒲公英一樣夾在純正的俄羅斯文學的優美花朵中間，本意在於照亮僵硬而有病的俄羅斯人民所過的告化子樣的生活。●

可是那故事朝我吹來一股天才的強風，使我多多少少聯想到波米亞洛夫斯基。①從那篇小說的字裏行間，人又感到作者雖然懷疑現實，卻隱忍着，光是狡猾的暗笑；那種暗笑很容易叫人樂於接受復活節文學和聖誕節文學中所免不了的、牽強的感傷意味。我給作者寫去一封短信，講到他那篇小說；我接到安德列葉夫寄來一封有趣的回信；他用古怪的筆法，摹倣印刷字體，寫了些逗笑的、稀奇古怪的話，其中特別惹人注目的是一句意義閃爍的，然而含着懷疑的警句：

『對於喫得飽飽的人，發點慷慨心，就跟飯後喝咖啡一樣的爽快。』

我和遼尼德·尼古拉葉維奇·安德列葉夫 (Leonid Nicolaievitch Andreyev) 的結交就照這樣開始了。那年夏天，我又讀到他用記者筆名傑姆斯·林奇所寫的幾個短篇小說和輕鬆的作品，發現那新作家的獨特天才迅速而勇猛的發展着。

① 當時我的感想跟我現在所寫的，恐怕迥然不同，可是我沒興致去追究我的舊思想了——作者。

② Tomyllovsky (1835—1868)，俄羅斯小說家——中譯者。

那年秋天我上克里米亞①去，在莫斯科的庫爾斯克鐵路車站上，有人介紹我們兩人見面。看樣子，他活像一個烏克蘭②劇團的青年演員，他身上穿一件舊大衣，頭戴一頂破羊皮帽，斜扣在一邊。他那英俊的臉，照我看來，不很靈俐，可是在他那黑眼睛的固定目光裏閃着一點笑意；正是那點笑意很愉快的照亮了他的短篇小說和輕鬆的文章。我記不得他說了些甚麼話，總之那些話很特別，他那興奮激動的話語的結構也很特別。他講話匆匆忙忙，聲音發悶發噎，時不時的咳嗽一聲，聲音又小又脆，他講得太快，有時弄得有點喘不過氣來，他一味揮舞他的手，彷彿在指揮一個樂隊似的。我覺得他是個健康的、靈活的、快活的人，能够哈哈一笑來打發這世界的愁苦。他的興奮是可愛的。

『我們來交個朋友吧！』他說，握握我的手。

我也快活興奮。

① 蘇聯歐洲部分南部的半島——中譯者。

② 現在是蘇聯歐洲部分西南方的一個共和國——中譯者。

那年冬天，我從克里米亞到尼日尼●去，在莫斯科停留下來，在那兒我們的關係很快的成了密切的友誼。

看見他跟現實少有接觸，而且對現實簡直不大關心——我就越發奇怪他的直覺怎麼會那麼厲害，他的想像怎麼會那麼豐富，他的幻想怎麼會那麼深刻。只要一句話，有時甚至只要一個警闕的字，就足以觸動他的靈感，他抓住別人隨隨便便的一句話，立刻把它發展成一個畫面，一段軼事，一個典型，一篇小說。

● 城名，在蘇聯歐洲部分中部，現改稱高爾基城。——中譯者。

「S是怎樣一個人？」他問到當時相當著名的一個作家。

「一隻皮貨店裏的老虎，」我回答。

他笑了，而且壓低喉嚨，彷彿講一件祕密事情似的，匆匆忙忙的說：

「你知道，我得描寫這樣一個人：他自以爲是個英雄，威風凜凜，能够毀滅天下的萬物，連他自己都覺得可怕——對了！大家都相信他——他把他自己欺騙得真够瞧的。可是在他自己的窩裏啊——在現實的生活中啊——他只不過是個沒用的可憐蟲罷了，怕自己的老婆，甚至怕自己的貓呢。」

就這樣，繞着他那柔韌的思想的軸，吐露出滔滔不絕的話語，他永遠方便而輕鬆的創造出意外的、奇特的東西來。

他的一隻手的手掌曾經給鎗彈打穿過，至今他的手指彎曲着；我問他那是怎麼回事。

「無非是青年時期的浪漫主義的成績罷了，」他回答。「你明白，一個沒打算自殺

過的人，是很不中用的廢物。』

於是他在長椅上坐下來，挨近我，有聲有色的講到他少年時候怎樣躺在一列貨車底下，可是幸好躺在兩排鐵軌中間，火車在他上面開過去，只弄得他昏過去罷了。

故事有點含混，不真實，可是他裝飾了一段生動得驚人的描寫，講到幾百噸重的貨車，夾着轆轤的車聲，滾過去時，人躺在底下有甚麼樣的感覺。那種感覺我是熟悉的：十歲上下的時候，我也常躺在火車底下，跟我的同伴比賽誰的胆子大；有一個同伴是搬道夫的兒子，比賽起來，顯得特別冷靜。那種遊戲差不多可以說是很安全的，只要火車頭的鍋爐够高，火車不是在下山，而是在上山，那就不妨，因為那樣一來，火車的閘練是拉緊的，不會打着你，也不會鉤住你拖着一路走下去。在那幾秒鐘中間，你感到一種古怪的感覺，盡力平平的貼緊土地，用盡你的意志力量來克服活動和抬頭的熱望。你覺得鋼鐵和木頭的洪流滾過你的身上，打算拉你離開地面，把你拖到別處去，鐵輪滾轉和摩擦的隆隆聲彷彿在你骨頭裏響着。然後，等到車子已經過去，你仍舊在那兒一動不動的躺上一兩分

鐘，渾身發軟，沒力氣站起來，好像隨在火車後面游泳着似的；你的身體好像越伸越長，長得沒有盡頭，變得輕飄，化成空氣——你馬上就可以在地面的上空飛翔起來似的。這類感覺是很舒服的。

「在這種荒唐的遊戲裏，甚麼東西使得你入迷？」安德列葉夫問。

我說，我們也許是在考驗我們的意志力量吧，因為我們叫自己的弱小身體故意不動，來對抗龐大的東西的機械性動作。

「不對，」他回答，「你說得太好啦；其實沒有一個孩子會想到那種事。」

我提醒他，講到小孩子怎樣喜歡「踩搖籃」——在新結冰的池塘或淺水的河邊的薄冰上蹦跳——講到他們大都喜歡危險的遊戲。

「不對，總之，不會照你所說的那樣，是在考驗甚麼意志力量。小孩子差不多都怕黑暗……詩人說：

「衝鋒打仗，

或站在黑暗深淵的邊上，

人總會感到欣喜歡暢。」

可是那只不過是「漂亮話」罷了，一點也沒道理。我的看法不同，可是我又說不清楚。」

忽然他靈機一動，好像他內部的火燒起來似的。

「我得寫一篇小說，講一個人受了一輩子的大苦大難，尋找真理。後來，真理果然在他面前出現了，可是他閉上眼睛，堵住耳朵，說：『不管你是多麼公正，我不要你，因為我的生活和我的苦難在我的靈魂裏點起一把憎恨你的火。』你覺得怎樣？」

我不喜歡那題材。他嘆口氣，說：

「對了，人得先解決真理究竟在哪兒的問題纔行——究竟在人的裏面呢，還是在外面依你看來——真理是在人的裏面嗎？」